



左
鋪

桓
莊

二
三

服部文庫
117
195
2



117
195
2

左繡



錢塘
定海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察評

同懷杭州陸 惲吳臯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九孫恩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桓公第二

公名軌史記亦名允隱公弟母仲子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經 庚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于初喪而收
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

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
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面改元正位百官以序
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當禘欲
自同于遭喪繼位者習論之備矣。○林堯叟自隱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桓公

至文六者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以簋立而修好于下反

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大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命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 ○秋大水 書災也假為文時之所隱 ○祊百庚反 ○祊原出 凡平原出 水為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 事在隱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

祀周公則便宜在魯易祊田又與虧在鄭而汲汲為之者在許田也却口口以周公祊為辭文將二事分叙合斷此與璧假許田在中間蓋以經為一面照

妖鏡矣 桓欲立懼討修好于鄭此時便自要他許田亦得璧假為之名耳前人謂許厚祊薄璧直幾何耶

兩事硬併為一句自周公祊始 上猶以周公祊並提此則竟置周公不道矣公之餒鄭之狡皆可想見 各為結祊成其實只是說翻悔許田不得耳

此節連下文讀 逆是看他來送是看他去只兩字寫盡狹邪行徑 美以質言艷以神信杜引

至文六者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祊故也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 非久易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 結成易 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盟曰渝盟無享國 渝變也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廣平 曰原

○冬鄭伯拜盟 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朱戴公孫也 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色美 艷

毛傳只是美而美也。意未盡。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稱齊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傷公弑莊公立正義曰以父為名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

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正義曰于時周

桓王也東周雖微猶為天下共主尚得命邦為諸侯

明能黜滕為子爵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謂春秋時

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

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

見也此說最好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謂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云云可知已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

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誅貶處按凡成皆作平字解此說與杜異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宋以鼎賂公太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于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穎川名陵縣西南有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為國則義陽鄧縣是也去蔡甚遠蔡鄭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八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于正君書勞策勳

林此書至會之始

此篇是倒裝法。他處皆先叙而後斷。此獨先斷而後叙。蓋特出變格也。然不過以下半篇申說。上半篇耳。上截依經分項下截司馬則然。以上申說。弑君遂相。宋公以上申說。立華氏。乍讀似乎參差。熟復乃見整齊章法。神化無矣。

許多事。叙得如此徑淨。何等筆力。

兩項申說。以兩故字為界。界限又須玩其兩截為一片。處全在已殺孔父而弑。

殤公句作上下轉。極妙甚。最要在此。等復說處。首不得又多。不得手法全在一已字轉落處。

此篇略叙事而詳議論。起手只一筆點過。下以議論代叙事。末以斷滅孫者。斷桓公。蓋又一格也。桓本弑君之賊。滅孫借題發揮。結處竟將違字移在君分中。此作者之綿裹針也。已。文用直起法。通篇前整後散。前伏後應。有提有束。有鋪排。有翻跌。直作制義金針。昭德塞違。並提下分兩截。猶懼或失之。至不敢易紀律。重發昭德。今滅德立違。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

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壁假許田為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妾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一戰皆在。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隱公世。

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以部。大鼎。賂公。部國所造。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賂。部國所造。名于部。濟陰成武。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縣東南有北部城。

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滅哀伯諫曰。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越。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馨。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馨。鑿。鑿子。洛反。

至其若之何重察塞違而昭德則在賓位中寫出塞違則在主人位中寫出上反下正詞雖分承而意實側通極整極變之文

臣則三也
又欲得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
又即觀禮注上公系無升龍天子有什龍降統冕公自系以下侯伯管以下數諸侯以下卿大夫山班王象不同長短各異衣冕當畫畫布裳二章王吉服當有三章赤白黑王君祭服

玉路二游金路九游 玉路纓二就金路纓九就
是有數也。數之与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
又詩云。眉上白。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盧馬三。

上截為昭德而不敢易紀律御暗掩塞違下截為塞違而滅德則明帶德字作聯絡昭違則明抱昭字作回應細針密線妙不可言
上截昭德塞違並提下截亦以滅德立違並提特作對仗以清眉目前以臨照百官起臨照百官束後以寬昭器于太廟起昭違亂之昭器于太廟束是每截各為首尾末以君違諫德雙收應起又合全篇為首尾重規疊矩極變極整試

三肅

糲米一石

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衰冕黻珽。衰畫衣也。冕皆示儉。衰冕黻珽。冠也。黻韋鞞。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

衡紃紃。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紃紃多敢反。昭其度也。尊卑各

擊厲游纓。擊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游音。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火也。龍。龍也。五色比象。昭其

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總束有力。登降于旌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謂上

下尊。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

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實其昭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郤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九鼎也。武

卷之三

卷之二

五

問古今大作手有能出其範圍者否
昭令德以示子孫。頌筆用虛。夫德云云。
束筆用實。百官象之云云。頌筆用實。其
若之何。束筆用虛。相對中無一筆不變
者。前半大作鋪排。後半用層波疊浪
之筆。體勢相配。亦行文一定之法也。

一語為全部書提綱

兩節合讀。凡用五也字。前修好告廟。兩
叙為一對。後讓事成事。兩讓為一對。中
禮也。作斷分明。以中間奇詞作首尾。偶
調關極。章法奇絕人也。

此篇叙曲沃始末。為滅翼起本。作三段
讀。第一段就命名論其兆亂。第二段就

王克商乃營維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洛
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維邑。謂之王城。即今河
南城也。故傳曰成扶。進。一。層。筆。法。亦。是。其。相。配。妙。極。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而况將昭
王定鼎于郊廓。之屬。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
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

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
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于魯。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也。楚武王

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
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惠隱
之好。○冬公至自唐。告

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動焉。禮

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于
策。言速紀有功也。舍音赦。舊音捨。特相會往來

稱地讓事也。持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
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

書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上
時掌及參七

南反一
音三。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

大子桓公

封國論其本弱末段二節乃詳寫其亂弱以結應上文且讀前半則先叙而後議合讀末段又先議而後叙章法前偶後奇變化不測蓋又出一新意矣

前半用整對後半用層疊中間用寬衍末後用簡括變矣而始亂一節結句與首段相配起句又與末段相配既對上又聯下分明以此作通身轉捩也章法尤奇變絕人始亂承上生亂非亂曲沃開下納桓叔翼一篇筋節固應以此作中權

正義曰卿室官其數多夫何言三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側室之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又曰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蓋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

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于戰相仇怨。仇。其弟。音求。林穆侯七年伐條。以是年生太子文侯。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

其衆。林穆侯十年戰于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畝有功。以其年又生子。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如字。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義以出禮。禮從。

出。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言。妃。非反。按此當作配。今君命大子曰仇弟。字讀。總要云。女與己身儔也。

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于戰。以為名。所附意見。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君。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替廢也。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伯。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子。稱家。也。得立此。一。大夫有貳宗。正義曰。貳宗與側室為例。皆官名。與五。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皆有等衰。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

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子。稱家。也。得立此。一。大夫有貳宗。正義曰。貳宗與側室為例。皆官名。與五。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皆有等衰。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

皆。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皆有等衰。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

某年某年遂節鋪叙又另一道叙法後
人紀事本末其法蓋做諸此
某年某年乃參差申用整齊法無此即
渙亂不成片段矣

一略即接而來到此訕然而止筆力簡

初危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

反兩段起法轉法收法已開此偶法門朱羊住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而在甸昭侯文侯子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

服者昭侯文侯子潘父晉大夫也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

沃莊伯伐翼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陸其哀侯侵陸庭之

陸庭陸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經之首時必書王

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贏齊邑今

泰山贏縣○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雅

十年有二傳以為義或有王字者非○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

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秋書雅

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于是

始○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

之既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

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

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

自而以自食為○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

齊侯送姜氏于譚譚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譚亭

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

春秋左傳 卷二桓公

此節宜併附前篇之尾。不唯終曲沃之事。為兆亂本弱結局。并樂賓父子亦帶應有情。否則末句贅矣。

不稱夫人。○謹呼。公會齊侯于謹。無傳。夫人姜氏至自端反。蛇以支反。

齊。無傳。告于廟也。不言盟。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謹。○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晉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伐。立是為曲沃武公。韓萬御戎。梁弘為右。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驂韃而止。驂。駢馬也。韃。封反。夜獲之。及樂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樂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并見獲而死。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曲。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

遠遠為彭生狀筆矣。

齊僖小霸。亦葵丘後事之師。

總提一句。下分四項。四送之一。不送總見齊侯之送非禮。筆法整齊。中有參差也。

以公不自送為主。特寫在夫子分內。見于至尊。猶不送也。前後四送之恰安。主句于中有體有法。無一字苟。

將上大夫送之下注釋文混焉

賢母

臣我曰易鄭玄注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舍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舍者謂舍在前來者不逐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在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

注書疏改作唯

鄭言仍叔之子其幼弱故魯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私親不失子道故名且字

父在故名當是父前子名之義杜以攝父職訊之然則齊美象賢者誰歟夫人城娘子軍所自來矣

此二節宜合前惡寵人後納芮伯為一篇今隔離太遠聽其各見可也

國則上大夫送之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謹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女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日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日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

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日書

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

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效此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書時合禮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

經甲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經甲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經甲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曰我曰魯出朝聘例亦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

春秋左傳

卷二

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

赴兩書○鮑步飽反○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

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仍叔之子本于父字幼弱

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無傳齊鄭

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從如字又才用反林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自伐鄭無功而王命始不行于天下○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雩音于祭名稊書大雩之始○螽無螽相容反螽相魚反○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

來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正義曰鄭玄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者州公虞公是也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或云嘗為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未知孰是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

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

母弟也免桓公太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

赴○佗大何反免音問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為明年會成起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秋王以諸侯伐鄭

因是再赴故亂亦作兩遍寫若徑從疾病說起只一遍可了亂字須寫不透左氏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要是相其事而省之所以為化江也

突如其來所謂禮多必詐也人苦不自知其耳

此篇傳王代鄭卻詳寫鄭伯祭王是反客為主矣然前寫其謀之毒中寫其事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之悖後寫其詞與禮之詐而深惡痛絕之意正在言表其寫王只首尾王為中軍王亦能軍兩筆着墨無多而使人讀之又儼然想見執簡馭煩天威咫尺雖取猶榮氣概左公下筆有神而體裁毫髮不苟于載競傳鄆等為于此或未深悉其用意之精也王鄭雙提卻從王引出鄭王鄭雙結卻從鄭收到王中間詳鄭略王而王起于東亂敗能軍章連三點敗意之事匠心之文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號公林父王卿士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甫反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曼伯為右拒曼伯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

命二拒曰與上魚麗云云本一串事一氣說却將戰于縉葛隔斷便令兵法文法一齊變動妙甚又此二句即以言語當事實敘法尤緊而變也看通篇動于叙鄭至王只一筆煞住極詳略之妙此篇字字詳却筆筆簡知詳簡而簡詳者可以作史矣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祀稷無隕多矣鄭于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亦名也按林註此番勞問皆恭而無禮之辭杜以

此數語不是結鄭正是結在王主也

亦名也按林註此番勞問皆恭而無禮之辭杜以

以一字作解傳亦往往而有只點仍叔之子用筆尤簡而脫。

蒼龍宿 角亢心房心尾箕
玄武宿 斗牛女虛危室壁
白帝宿 奎婁胃昂畢觜參
朱鳥宿 井鬼柳星張翼軫

整而練簡而逸。

王討為非未是

○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

之于末秋。正義曰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謙之直言幼弱不言父在蘇氏用公穀之說以為父老來聘非父歿義或當然

○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

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異于凡事○重直用反

廟之事也啓蟄夏正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

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嘗于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閉一必過則書。十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

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復音服

經乙亥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

從可知。○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八月壬午大閱。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

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

車馬。○林書大閱之始。

桓公

未會諸侯也傳例在莊二
十二年○林陳厲公躍立○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
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冬
子之禮故史書之于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紀侯來朝

魯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
年冬傳

台前傳兩寫不復深為此公惜之
紀侯大去經用實筆州公寔來經用虛
筆仰窺聖裁真因切付物也

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
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使遠章求成焉遠章楚大
夫○遠子

委軍于瑕以待之瑕隨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
夫董止也

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

其書處也

起手特詳伯比一番策畫預為結處伏

脈左氏于各開話頭亦必令其彼此相

顧章法所固然耳 懼字伏後懼字小

國伏後兄弟之國首尾一綫

鬬伯比楚大夫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開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

張必棄小國張自後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

後請羸師以張之羸弱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 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

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

楚楚子自此遂盛終于抗衡中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

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此之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季梁止之

謀

春秋左傳

卷二桓公

西

開口一旬喝破此左氏慣家

忠民信神略作提挈留于後段重講乃養局法

一路散散而來到此精神團結此常山擊中勢也局法最能動人

整整三告曰五謂其又另以兩謂字作首尾提束而多少各極其致乃整齊中藏參差法歷落生動花團錦簇之文

三段句句將成民嵌入事神後人側串法都本于此今數典而忘其祖矣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

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

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

逞欲也逞快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

也腍亦肥也黍稷日粢在器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

日盛也牲音全腍徒忽反單提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

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瘕蠶也謂其備腍咸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腍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畜吁又反瘕七木反蠶力果奉盛以告曰絜粢豐

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

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

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

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潔敬也九族

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

一句提一句束筆勁而局靈

以上泛論以下說八木位答還公語暗應伯比而又與今民餒一段文法相配結構之密臺髮無遺憾也

許多事情只一筆括之簡甚

此篇為鄭忽失援出奔起本前牛叙其有功于齊後半叙其固辭師昏本一連事因要將舊時辭昏類叙作陪便索性倒插後事以隔斷之令讀者驚其起伏斷續之不測此剪裁之妙也

負儘可愛室以歸而固執齊大非耦之失策為已甚也是絕妙逆跌法

後兩段是兩對格兩請妻兩離兩人問兩太子曰乃至兩我一詩云一民謂無不兩兩相對君子語與結句一斷一收又恰成片段似此剪裁直如天造地設者

兩節中間忽着君子斷語作頓挫使下文斷而復起絕妙開筆無事于齊抱前段君命奔齊繳首段數句收拾通篇用筆細密極矣

也。九族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按照兄弟之國杜註為長。于是乎民和而神。

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

免于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

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

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公之未昏

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

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

福。詩大雅文王言求。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

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

欲以他女妻之。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

欲以他女妻之。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

欲以他女妻之。

謂我何。言必見。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犬牢。總分

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補正傳氏曰以大牢之禮接見天子。上士負之士

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上士負之射人以桑弧。公與

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

命之乃降。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

同宗之婦。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以信

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以信

命為義。若文王名昌。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取于物

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取于父為類。若子同生有

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正義曰下云

觀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不以官。不以山川。不

以隱疾。隱痛疾患。不以畜牲。畜牲。不以器幣。幣玉。周

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

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周人

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正義曰

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于周。周以諱法敬事明神。子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于當名者只申說一遍。于不可名者卻申說兩遍。知其所不可名而所名者不出五者之中矣。此透寫反面之法。

中間議論整整排寫五層。而一句起一句轉。一句束章法絕奇。因後排寫併起處。叙事亦排三之字以配之。而結句短峭亦與中三單句相配。無一筆龐雜者。可以悟鍊格之法已。

得此三証氣方厚色方濃文貴典贍無古今一也

晉語曰范獻子聘於魯向具教之山魯人以其御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誠然而止恰與起句首尾相應氣局渾成

何不即因魯求成而假寵王命為公告不能直寫出他袖手白眼一種神理來曰描聖手

伯也侯也而名非賤侯伯賤其來朝耳此傳子經逐字咀味出意思來也

生三月為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為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按朱子亦以神字絕據孔氏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則名字亦另讀也

國為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以國不可易也熒父改唐為晉蓋王命使改之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更得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以畜牲則廢祀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一山具教也魯獻更以其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鄉名山

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于王故告不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有咸亭譏盡物故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筑音竹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朝禮故經書夏

盟向背鄭遷周。鄭劉為邪。不聞背王遷鄭也。亦可以識前王不忌之意矣。

稱本孺子王。而意之重輕厚薄。奚啻霄壤。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

成。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邲。邲。鄭城。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

在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

失。○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

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畧輕。○林祭公來不稱王使。王未有成命也。遂專也。是故書遂。始于此。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讎不可失也。張矣。

淮漢一作漢

此節與上事本連。編書者因另起年。遂斷其事。非左氏之舊也。餘可類推。前篇季梁為主。此篇少師為主。前以用季梁而退楚。此以寵少師而喪師。觀于一起一結。可以知文之所重矣。

中間軍漢淮望楚師。作兩半讀。上以逆戰破。請下以當王破。攻右筆筆相對。正寫其特寵而張處。有象起去疾結章。法極整又極勻。直如天造地設者。

季良請下之。議論却作敘事。帶過簡捷。有法。便讓兩少師。出一頭地矣。賓主

輕重其妙如此

右無良焉多明對面指點而少師不悟宜其獲也

鍾伯敬曰鄭與王戰曰陳亂民莫有鬪心云云此季良曰楚人尚左云云鄭計妙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神整且化而為亂妙于攻整者也隨計妙在避堅趨瑕以分堅者之力堅且化而為瑕妙于攻堅者也起結照應此篇尤顯而易見而分作兩節前人亦大憤憤矣

看利左傳 承正起下兩對中轉振語 侯禦之擊楚師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補正曰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如繻葛

之戰乃左當其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隨侯逸速杞隨地隨侯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侯

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籠之故以為右

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

乃盟而還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號公林父

緡緡中反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

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經成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仲

父母之尊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

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射姑音亦又音夜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

公羊傳云其稱季姜何自我言紀之父母之於天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甲父母之尊也

本是巴鄧為好。却從巴轉出楚。又從鄧轉出鄧。鄧以鄧為主。巴以楚為主。而楚鄧作對。又以楚收鄧。助巴。實鄧為主。只此四國。寫得花團錦簇。仍自賓主分明。叙事聖手。

此與北戎侵鄭篇同一兵法。而前篇謀與戰分作兩處寫。此併作一處寫。寫謀則彼明此暗。寫戰則彼略此詳。左氏大概不作一色筆墨。

表戎師只用一字。此橫陳夾攻。凡用二十餘字。詳略之變極矣。

此事號仲為主。前年立縉于晉。故今師四國伐曲沃。皆所謂強打精神也。

當時專以威儀省禍福。此是第一則文字。然曹太子以父疾故。每飯不忘與他人白別。施父乃知心之論。非僅僅作逆料觀也。落筆輕活可想。

正義曰。縉于晉。以上周禮。命職文。鄭云。縉。統命。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初。例曰。周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禮一誓。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正以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

書。為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

鄧人攻而奪之幣。鄧。在今鄧縣。南河水之北。殺道朔及巴行人。

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薳。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

帥師及巴師圍鄧。鄧人救鄧。三

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正義曰。鄧師三逐。鬬衡。衡。橫也。分巴師

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

陳于其間。以與鄧師戰。而為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

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宵。夜也。

○秋。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

皆國名。正義曰。梁。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

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曹大子。初獻樂奏而

歎。酒如。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

○經。已。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杜。桓

公卒子莊
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無傳
○秋公會衛侯于

桃丘弗遇
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

阿縣東南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

于郎
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終施父之言

○號仲諱其大夫詹父于王
號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以王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
虞國在河東大陽縣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四年圍魏所執者

芮姜之逐魏也義其納秦也仁

傳虞公出奔綠起恰好兩事連類而及

雖用筆寬緊不同而上重兩罪字下重

兩無厭賈禍及我相承作對總于參差

中藏整齊見作者精細耳

古人用字往往若有脫處複處拗處却

正于此見筆致如此文兩其字是也

無厭將及獨不能再獻以待其三乎目

則以實固忍而不能舍矣

三

春秋左傳

卷二桓公

三

○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
旃之弗獻既而悔

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人利其璧吾焉

用此其以賈害也
賈買也○賈音古林懷玉坐而待禍害之至如賈之坐而待贖

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將殺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闕○共音洪一名恭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初北戎病齊在六年

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

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此篇乃先斷後叙法亦即以叙事為解
經法重在中段正我有辭處末只帶說
一事再叙各有所主前篇是正叙重在
忽之有功此處是原叙重在魯之有辭
同一後鄭特着周班二字可以悟用筆
輕重詳略之法矣

未結王爵見魯無往不以周班所謂有辭者益明此以餘意透出正意之法筆力十分圓足也
不稱侵伐先解後點先書齊衛先點後解一倒一順同左氏說經之大凡

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林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參盟莫甚于惡曹故畧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于元年赴以名
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

成十年傳凡去其國逆而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

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林此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

公會宋公于夫鍾無傳夫鍾鄭地夫音扶
公會宋公于闕無傳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無傳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正義曰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實之非盟之序列宋在下也

傳不叙事只為經補一宋字耳此例亦往往而有

左氏敘戰最工大都長篇工于敘事短篇工于敘謀似此審勢度情曲折與衍蓋兼孫吳之長而文筆過之者也
鄭與四邑凡寫四遍先並說次分說次合說末側說兩意雙行順承例應一步一計一轉一快矣

兩意雖並說而重在敗鄭以虞心句為主故獨重點一鄭字蓋無一筆苟也
上段已十分透徹濟師卜之殊屬畫添故何濟何卜若得甚簡而合之則成上重下輕前奇後偶章法又和字即從君與我抽出決字即從兩必字抽出前

後一綫似此伏應何必神針得自夜來詳于謀而略于戰較前數篇又另一

結搆應起作結尤妙于簡若于貳軫略作重筆則文律較出矣

此篇傳昭厲之際却以祭仲為主上半叙仲立昭下半叙仲立厲本屬對寫而上用輕筆下用重筆又起手特為昭亦伏線而并伏厲立之根至叙厲公之立則語語為昭之所由出裕平意側蓋深惜昭公也而祭仲之罪自在言表矣

○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鄭人軍于蒲騷將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鄭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鄭城蒲騷鄭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莫敖楚官騷音蕭絞古卯反蓼音了或作鄒屈瑕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

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

我以銳師宵加于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

特近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

師于王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

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

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遂敗鄭師于蒲騷卒盟而還事已見前此處重叙祭仲語為下廢立起本也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

仲曰必敗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

君也子突子亶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

者因以所守為氏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

只兩語而必有詳略倒順法在故也又此文以祭仲為主故執厲公只作輕帶之筆九是賓主一定之理非好為參錯者

對敘對收章法混整分作三節不見結構之工矣

立之曼鄧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雍氏生厲公姑姓

宋大夫也以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見誘而以行人應命

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辛巳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柅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秋七月丁亥公會

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于八月從赴

○林厲公卒○公會宋公子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丙戌衛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

其無信故以獨戰為文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魯史記多遺舊章致使日不日無復定準

按正義計赴告之體本應以日告史官書策亦忘各書其日但他國之告或有詳畧及仲尼書經不以日月復敗或思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畧皆依舊文

莊十二年傳凡師未陳曰某師皆陳曰戰大前曰敗績得馬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此連經駕叙法先叙後斷本責宋無信然五事皆以公為主故第一句無信先安放賓末句再將主作歸結左氏于賓主兩重者都用此法連寫五事只用三單句作串叙法最簡老

連叙五事而總斷之則非一遍之可結也故既以無信斷之又以君子引詩重作斷結皆用筆稱停恰好處君子語專責宋引詩乃兼責魯一承上無信一起下無信也圖甚

此篇連下年傳作兩截讀單叙屈瑕事上中寫他伐絞而勝下中寫他伐羅而

收前是責人則明後是物滿則覆本可分而為二作者故意聯成一以見勝不可狃料人者還為入料也而垂戒深矣兩截上輕下重乃以勝引入敗非兩平也故下截緊從伐絞之役遙落凡寫勝算處都為後文作倒映之筆絞小羅相對輕則寡謀分明向趾高不固寫照分涉亂次盟城縉谷得夫相懸却曾不旋踵也史家往往以兩人相反者合傳此則以一人兩事相反者合傳左史作述此亦其一耳若論呼應中段當云莫敖糾于伐絞之役然彼絞全從蒲騷得子而來而伐羅因以自恃乃所謂神也此正暗脈流通處若明極後絞反有斧鑿痕矣林註于起屈瑕下即伏蒲騷妙甚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殺

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伏無信妙也宋成未可知也

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

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

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憾結故云長亂屢力

具反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林卽十一年絞小

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

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

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軍南門則絞必出北門矣故守而覆之大敗

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映南門北門作結此極高也得章處伐絞之役楚師分涉

于彭彭水在新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

羅羅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伯嘉謀大夫謀伺也巡徧也○數色主反

經年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日

敗績例

伐絞伐羅兩提句相對。伐絞之役數句承上起下自為一節。以三之字成章法。如所謂中細格者。左氏蓋無美不備。後來都向此中作活耳。詳寫伯嘉膽智。見羅大有人非絞之比。而趾高自用所弗能敵也。絕妙激射法。

下截鄧曼語自作一篇妙文讀先就大去意中虛猜一遍次就莫敖身上實說一遍而首以一筆正喝末以一筆反掉章法極整筆法極鬆

文莫妙于複說亦莫難于複說不變不得盡變又不得順逆增減以參差兼整

齊則得之矣。一意翻作兩層說整齊賓主三疊中間用散筆一隔氣疎而致曲臨了復又作反宕之筆靈心倚腕姿制無窮

季梁諫追楚篇凡用七謂字此文凡用三謂字而各自一種筆陣此等妙文活可後人不少前謂其非其謂作呼應連在一處後謂夫固夫豈作呼應分在兩頭抑揚開合極文之致末段接連幾筆都寫他一種足高氣揚光景既顯起處又映前段局法渾成

俞寧世曰莫敖輕躁之狀在伯比目中看出却未曾說在鄧曼口中道出却不曾見直至末段盡情發露妙甚

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隣國非禮也○三月葬

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

師難言屈瑕將敗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

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

林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

自用也狃怙也蒲騷在十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

如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

之不假易也易之也言天不借貸慢不然夫豈不知

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于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焉亂

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

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

冶

穀梁以為紀與齊戰不書地于紀也據此知紀為兵主故書先鄭伯左蓋傳聞異詞也

藏所

日御

宣于六年傳凡大人曰火天曰災

父緜自經也荒谷治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宋多責賂于鄭立突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

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鄭人來請脩好

〔經〕未癸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

地曹與會○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

在宣十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曰致齊廩雖災六年有不書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

法○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于艾○稱僖公

卒襄公諸兒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

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林以一國而用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饗生曰餼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

及穀故曰書不害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焚渠門入

僖二十六年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壬申乙亥只四日災而猶嘗和其不害矣

史記往往寫大事用少筆寫小事反用多筆一經點綴色態便濃似出于此等

處中二句是挿入類叙法。蓋末二句本與大達句連也。

及大達渠門鄭城門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以犬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甲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

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林莊王立桓王至莊三年葬○夏四月己巳

葬齊僖公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自固又不

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鄭世子忽復歸

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選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

于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強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聚小行從既

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

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于見逐終于見殺三公于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

○林昭公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篡也○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

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

國逆例○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人

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正義曰曹

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世子稱人又世子稱謂之等級也○秋九月

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櫟音歷

昭三年傳燕簡公多廢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救公之外廢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一句分出兩意細心

叙鄭突出奔却詳雍糾事然斷雍糾即所以自斷也突與甥謀其勇其與糾之與女謀其父者何以異假令五人合謀厲雖欲奔蔡不可得矣此作者借題反刺之法不但問答奇創可駭可笑而已告語說得隱躍亦自狡甚聽之則人誦之也父一而已不聽則人盡父也夫一而已仲懷二心以事君固應有此竹

女 厲公語非為糾嘆惜蓋深恨不得殺仲之辭亦自悔使糾失算之辭正同顧起手莫作閒話讀唐錫周曰言出于公之口入于糾之耳則是舉國之人不得而知也而仲宜死舉朝之人不得而知也而仲宜死即雍糾舉家之人亦不得而知也而仲又宜死且也近舍其室遠享于郊顯露破綻以仲之智而全然不覺似乎天奪之魄助糾成功而仲更宜死卒也仲不死而雍糾竟死糾何以至于死謀及婦人宜其死昭公立附讀遙對前文亦是使人一快忽突出入奔走不暇而許叔安然入許嘉生不得而問之矣傳連書其事不置一詞使人自思耳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袤昌氏反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天子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遂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郊吾惑之以告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公載以出俞云前只着雍姬知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此鄭伯乃

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也

二節連續謀伐鄭。至自伐鄭中間光着。伐鄭二字叙法簡甚奇甚。

此傳衛朔出奔事。以二公子怨惠公。句為主。而二公子則何為而怨惠公者耶。因用步步原叙法。推原到急壽之見構。左右之分屬。而宣公之悖。二子之賢。亦無不見焉。多許情事。打疊極緊。却又條理極詳。此故迥異于以枯直為簡老者。

二公子凡點三遍。分在兩頭。總在中間。章法極整。又二公子名前不點明。留于末後陪點。半作類叙之筆。極小小處都。有結構。注奈何幽莽讀之。

按史記世家云。與太子白旄。而告盜曰。見自者殺之。或當以白旄為旌。正未有說。

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用飲至之禮。故

書。○林此書。○冬城向。傳曰。善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至伐之始。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御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

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善時也。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

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

左公子。故不旁屬。左右。勝之子。因以為號。正義。夷姜。烝。失寵。而自

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

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

使行。行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有無父

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後人叙此事度無不競用衛風者今前不引新臺以此處只重怨朔不重惡宜後不引乘舟以此處只重二子怨朔不重國人思壽也則賦去取法豈苟焉而已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黔卑羣公子黔其廉反又音琴惠公奔齊

經丙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越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

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也日月必有誤 ○越翠軌反

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林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 ○六月

丁丑蔡侯封人卒十一年大夫盟于折林桓侯卒哀侯獻舞立 ○秋八月

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為陳所納 ○癸巳葬蔡桓侯

無傳稱侯蓋謬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于是齊人侵魯疆

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

孫執升曰疆場重任妙在出奇兵難選度專制最為害事鋒鏑交于原野而受

按正義曰五等諸侯卒則各書其爵葬則舉諡稱公禮之常也此無貶責而獨稱侯故云蓋謬也

不有于兄何有于兄之盟宜其甫尋而

能守而後能戰唯整乃暇也桓固知兵

取寒也

策九重。機會變于須臾。而定計于千里。唐之將帥。大功不立。弊正坐此。乃知推轂授鉞。古王良有深意。魯公數語。可當軍誠三篇。

六語兩層。先泛論。次屬吏。告字事字。備字一。反一。復亦以順逆為承接法者。四韻字。涉筆成趣。連寫五蔡字。亦以順逆回環為章法。

外內疏字
作外納

日官日御本對說。忽于中間。橫插禮也二字。作界畫樞紐。便令束上。遞下。生動非常。因日食不書日。亦連寫六日字。而字字

整對筆法之變如此

合上兩節讀。所謂筆墨之奇。亦有一時

氣類者

正義曰。周禮太史掌三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御傳言居卿。則是高守之老御。

此段以斷高伯為主。却先安頤昭公。一筆。乃賓注輕重雙結法。說見前。公欲平

宋鄭簡

叙事着一惡字。下以知惡跌復惡。作兩層。斷結文律最細也。

也不度。猶不意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盟而來。公以信待。不書侵伐。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名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

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內。

嘉之也。嘉之。故以字告。

○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

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日御。典歷數者。

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底音旨。日御不失

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

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公子亶。昭公弟。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為

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歷城縣。

西北入濟。○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三

宣十一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狀

此篇有叙無斷詳申編語于前蓋亦先斷後案之法也公薨事不待不叙又不忍計叙只輕寫幾筆而告齊語則曲折隱離字字寫得凄婉幽冷之事心惻之文先女後男申繻明知此行夫人為主也

公薨于車四字隱秀筆法似經依南華文法所謂乘亦不知也薨亦不知也寫醉生夢死人入骨

此節兩事通結乃合傳體高祭是一流人物而輟與免殊非罪有重輕智弗若其兩人皆有叙無斷者高斷已具前傳祭斷即在自評中蓋分明網漏于吞舟也筆法輕妙極矣

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樂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

齊不言戕諱之也戕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月一日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

公無傳九月乃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公會齊侯于濼

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適之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

于車

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

答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

非為殉也

秋齊侯師于首止

子廔會之高渠彌相

而輟高渠彌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逆鄭子句結上生下文之以事為轉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者也。是行也。即從此文抽出易叙史記。謂用信是時。與此正同。

此節乃倒叙法。以周公為主。而前叙辛伯之告。後叙辛伯之諫。俱極簡括。魏叔子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形。方得。唐錫周曰。並后四語。于鍾百鍊。絕勝賤劫貴五句。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吳臯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昭公弟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子儀也。得意語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壘為渠爛所立。本既不正。又不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于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

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主句。庶如。匹嫡。臣擅。命。兩政。都如。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及于。難也。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莊公第三

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在位三十二年。

經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

責之。故出奔。內諱奔。○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

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于內女也。天

正義曰穀梁曰築之外受之正也仇雙是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言公身有重服又身有重服不得有齊侯為禮故築于外也左氏先儒亦用此為說杜預又稱請以彭生除之有人雖為殺彭生志重雙有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為辭故築館于外杜預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為言也若雖言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有斬衰接父雖言之行吉禮也以益明杜諒闇之言為得其意後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魯侯當未親迎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宿於廟又雖除服釋不敢逆王命請至舍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逆之

不曰父弒故而曰姜出故言父弒則姜出不見言姜出則父弒見左氏筆法亦微而顯矣

即公遜頑膚之孫春秋美惡不嫌同辭

以此為外人禮耳外王姬所以外齊侯也

正義又云杜意若且內不恨齊非有喪制不須築城外耳

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單音善。○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冬十月

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此。○林此錫命之始桓弒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齊師遷紀邾鄆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邾蒲丁反鄆子斯反胸其俱反秋

此遷邑之始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求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于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姜氏于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于其奔去姜氏以示義。齊疆魯弱又委罪于彭生魯不能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齊疆魯弱又委罪于彭生魯不能讎

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禮得禮之變。正義曰傳不直言禮而云為外禮者築之是常未三之褒美正為築之千外且應受之禮故解其意齊經云雖內實深魯言外若無已既不敢奔王命本欲見有侯國其制未闕故異其禮為外

經丑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曾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

公庶兄 ○秋七月齊王姬卒

無傳魯為之主比之內女

○冬十有二

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禚

諸若反 ○正字通音灼春

秋本作糕石經改作禚非

○乙酉宋公馮卒

無傳再與桓同

盟 ○秋莊公卒

子閔公捷立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文姜前與公俱如齊

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朔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

正義曰公子非氏賤與氏同故言氏也

氏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

以鄒入于齊

季紀侯弟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

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鄒戶圭反○按後又音攜戶圭即攜音

○冬公次于滑

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

事為宜非虛次○

傳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傳重明上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于

一句經一句傳敘事便爾了了不知簡法者難與讀左史二書

不曰三宿。變文言過信。鄭重之詞。

按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傳曰齊志也。杜注至齊地則其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疏云二年會之始七年會之末故傳曰會。舉二端以言之。按既會亦齊志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

在櫟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

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經卯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食。

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

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夏齊侯陳侯鄭伯遇

于垂。無傳。○林自參以。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

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

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姬。無傳。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

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

人禮。○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

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

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將齊入告

子者。戟也。然則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于廟。故。鄧曼歎曰。王祿

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

此篇前後敘事。中間議論。事固靈變。論尤奇闢。是一則極有藝術。極有文學。文字。左氏一手寫出。雙管化為生枯枝矣。

只一蕩字。分出兩層。盈而蕩。是原其蕩之本。蕩王心。是指其蕩之幾。寫得天地之鬼神。與吾心之鬼神。是二是一。此等理學。直作中庸註疏可也。

前論濟師則長于知人此論心蕩則精于說理楚武每事必告亦以曼為入宮一良佐矣

孫執升曰不謂于楚得此奇婦人使王聞言知悟則可無薨于行而奇兵直道皆為多事矣二臣能以死王為生而不能使生王不死吾謂令尹莫敖其智皆出鄧曼下

如此收煞方不孤負刑尸授械一番調度文字亦得首尾相副而其意則正為王薨于行國之福也作註脚或王為鄧曼薨預留錦囊未可知已

州公不復紀侯大去兩人極是見幾而習法不同以與季一着安頓更妥也

正義曰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

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為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借號稱王陳兵授師

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林按楚世家楚僭王始于熊繹後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至熊通又自立為武王

鄧曼之言蓋指其僭以為盈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

不死于敵王遂行卒于楛木之下楛木名○楛鄧蕩

莫昆武元三反令尹鬬郢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營軍

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澐水在義陽麻縣西東南入鄧水梁

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莫敖以王命又照隨侯行成○澐側嫁壯加二反

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汭內也濟漢而後發喪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義曰蓋齊侯○秋鄆犁來朝

○鄆五兮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慮一力于反○傳五年秋鄆犁來朝名未王命也

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正義曰邾之上世出于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于邾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

徙邾來仲子註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邾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

○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

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林書救始。○夏六月

衛侯朔入于衛。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夫眾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

在成十。○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吉于廟也。○螟為災。○冬齊

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

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省之以遠日放

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

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

之不枝弗強。木未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 詩

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

于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夢夢語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

止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于舅氏也。○騶養皆姓

此二節連上納惠公傳為一伐衛者諸侯救衛者王人論理則王人為正論勢則諸侯為僂然主理則昧勢主勢又倍理妙于兩邊都不着斷語却轉將二公

子閱明評論一番而理勢之短長自在言表其實在我初未嘗左王人而有諸

候也此真用筆之至巧者否則稍于正而落墨非觸即背白來分作三處讀于

是有未免成敗論人之嫌而作者靈心妙腕都成鋪置矣孤負千古豈淺鮮耶

伐衛不叙諸侯便是深貶諸侯救衛不叙子突便是深諱子突衛侯入先着

此句既不說他全賴諸侯又不說他敢抗王師都為下文別斷立點筆作地若

此處有一字粘帶則轉身便不得撇脫其故甚微細玩乃得之耳

看衛朔出奔不言二公子逐便知此處獨責二公子乃是曲筆文須通前後讀

者此也

此篇純是着急語兩番催促句句轉緊不着一筆放緩文氣峻削呂覽韓公子之濫觴也

噬齊食餘血食語皆一派古今用意用字無不戒絕者

持矛刺指語最爽人只是將食字餘字翻進一層說耳

孫執升曰三甥眼明手辣事後而思鄧侯誠為失策乃坡公有言以鄧之微無故而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

其凶愈速夫邪不患有楚子而思不能修德以固圉使其國不可亡國苟不可

亡雖百楚子何害不然殺一楚子天下遂無楚子乎三甥知勸鄧侯殺楚子而

不勸鄧侯修德固圉以不亡其國則三甥誠失策也

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

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

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

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

伐鄧伐申還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

書楚事張本

經甲午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四月

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

昏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

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中丁仲反又如字正義曰公羊言其狀似雨此轉如為而謂星落而

且雨與雨雜下無○秋大水今五月周之所落非一星也○無麥苗秋平地出水

漂殺熟麥及無傳穀齊○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地今濟北

縣穀城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

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畧舉二端以言之正義曰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也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

公穀極費力着解處左氏只一二語而足作文宜從公穀解經宜從左氏謂其

簡而明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乙未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無傳期共

伐邾陳蔡不至故

○甲午治兵

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邾

○夏

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

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邾

○秋師還

善公克已復禮全軍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

其君諸兒

稱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

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公曰不可我

師

只三語而分合順逆亦左氏用孰法我字罪字已作回環獨留德字于下另

作沈寤無一筆苟也

按正美曰臯陶至乃降夏書之文言臯陶能行布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證

善其責已厚而責人薄也却用虛說其旨微矣贊語無歇後者只此一見謂其待已薄而待齊厚也云爾

此傳試諸見事以無知為主然作者不重無知之立而重在諸兒之弒前叙瓜戍是為人非後叙豕人是為鬼責至從誅履忽然轉合遇賊便是將人非歸併在鬼責中一片寫出所以深惡諸兒而為之掀髯稱快也真入神之品矣

俞寧世曰忽插使問公句不解所謂直

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

逸書也稱臯陶能勉種德邁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

時乎言苟有德乃為人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

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到遇賊于門乃知姑楚之游正稱妹伺其間以約賊也與下伏公出鬪同一筆意

一路布置已定忽然夾入豕人一案見淫禍之報不爽也寫得變動合讀者可驚可喜

豕人奇稱又是豕又是人寫怪異便字字作怪異筆墨有以豕字讀者反失其妙

百件事叙得極清晰又極變換尤妙在瑣銳中時用偶句作樞紐令文字有片段散中有整無古今一也

于門于階于牀于戶又文字臨了作連珠筆陣法前疎後密前淡後濃最令讀者改觀

王或菴曰文才敷衍而除襄公外共叙十有五人若入他人手必矣亂矣看此老從佈之妙如千軍萬馬坐作進退寂無人聲何等力量

此文直至管仲相桓作一篇讀但前後文氣不類固當分之然在無知虐雍廩截則非也立無知以上是弑諸兒傳虐雍廩以下殺無知傳而從此便連小白之人子糾之役作結局故特將管鮑糾白插叙于中作承上起下之筆今當斷自立無知作一篇而以襄公立無常另起直台乾時之戰為一篇以管鮑事為起訖蓋亦自然之結構也未嘗于左

襄公結之二人因之以作亂者因之二字便將連管首事歸重無知一人連稱連稱有從

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伏遇賊曰捷吾以女為夫人伺公之

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楚遂田于貝丘正好快活

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公見大豕而從者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

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也

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

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

而于牀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

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曰非君也不類見公

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傳

管夷吾名忽奉公子糾來奔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亦用初字叙起後人所

虞為殺無知傳

公本意有賞否

經 丙申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于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

故不稱名莒魯地琅邪濰縣北有莒亭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

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代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

無位 ○秋九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

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本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九月齊人取

子糾殺之公子為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禱以求管仲非不忍其

親故極言之 ○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洙之為齊備○浚蘇俊反洙音殊

傳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

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 ○秋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

以誤 是以皆止止獲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 管名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 乃殺子糾于生竇生

此下數節叙殺無知及糾白事然都不重只要歸結到鮑叔薦仲收應前兩出奔完一篇之局故中間都以徑捷法行之若分闕讀不見其剪裁矣一治字映前兩亂字收應簡而足

後來急智可見皆前人所有數語不過為敗績作註耳看其簡處只四語而實三輕重分明又醜藉又斬截左氏最是簡雋處後賢不及後世薦賢者連篇累牘用賢者猶豫狐疑何處覓此等真率風味來仲之才叔之薦桓之任都不必言吾獨異高氏世為上卿而恬然安之毫無妬心四十

餘年也。嗚呼後世復得此入乎。執鞭欣慕矣。
孫執升曰：管子誠天下才，然于齊桓則位也不置之高位，得毋來諛惡之口。淮陰國士無雙，然人素易之，僅以為將，豈能展其善謀哉。故鮑叔一言決計，使相節侯開口，便乃築壇巨眼卓識，直使千古英雄有搔首問天之感。

魯地。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

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于此，因以為名。○稅土活反。歸而以告。

曰：管夷吾治于高俟。高俟，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俟音

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丁酉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

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二月公侵宋。無傳，侵為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例在二

十九年。○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于邢遷。○林此遷國之

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為兵主，背蕪之盟，義與長勺

同。○林其言次，何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是故書次郎，以見齊霸之難。書次厥貉，以見楚霸之難。書次于郎，以見復

霸之難。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荆楚本號，後改為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中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

莘蔡地。○林此書荆之始，亦荆猾夏之始。夷夏之大變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

亡者寡矣。是故書荆自此。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季。○冬

始而春秋亦以吳終焉。以蔡侯獻舞歸。蔡季。○冬

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

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林此譚子奔莒。不言出奔國滅國之始，管仲攻瑕之術也。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莒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

此是左氏一首極有心結構文字又整齊又變化開後人無數局法通篇敘議

兼行六極是兩截格而前一個將戰後兩個將鼓將馳又是一頭兩脚格然上截一事却分說下截兩事却合說則一變上截先解後做下截却先做後解則又變四不可三可上實下虛上暗下明則又變上公曰胡曰一通一換下單寫四處曰則又變其實下二事即從上一事中分出而中間總叙實事解說安在兩頭又是鶴膝峰腰格并兩截及一頭兩脚局法不足以拘之而變化極矣在左氏亦有數文字不奈後人之隨口念熟何也

遠謀二字通篇大旨前體後用居然霸王兼濟之才
食肉者鄙笑盡千古豈此時管氏猶未得手耶吾嘗謂長勺之戰乃內政軍令之師當不誣也
前段層層挑剔後段兩兩對收章法最

公曰胡曰為後來問答對寫局法所本陰節明說秦伯篇與此正同

請擊弗許先犯則從以通為對夾叙簡老有法

見曹劇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肉

在位者閒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食

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視辭不敢以小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

也孚大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已情

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

乘下四板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

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視

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誦然而止旗靡轍亂怖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

敗也公子偃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

出蒙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比

止而見之有許多輕襲在卻只以弗賓二字括之潔甚

此時息侯亦殊得計讀至後事遂爾弄巧成拙

解經事適而文對大率以整為工譚奔莒一經對點遂成後人雅譚

湘文開手大畧相似

犯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媯也妻之姊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息侯聞之怒

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

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也

經戊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

師于鄆鄆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

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

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誦變詐以

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為文得其所成敗

決于志大崩曰敗績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得僞曰

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眾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為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

困未陳而審數之始以敵中以傷終以京師小小叙列亦必有倫有脊焉

按正義曰勝戰其師獲得其軍內之僞偽者故云得僞曰克春秋稱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故具述叔段之事以克之

按正義曰取謂盡取無遺漏之意也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傳稱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皇合鄭師果是自知盡取無逃逆之路也

此篇是一案兩斷法前一層斷宋當與後一層斷公子宜為君前詳後畧前實後虛贊公子即是從贊宋內抽筆另提而轉通融跳脫不板不渾運句新

一語看出兩意言懼名禮本可平對而公講處一用偶句一用單句以參差為比偶恰與通體文格相稱細心烹鍊之

兩管語前是北指其言懼名禮而後斷其庶幾于敗後是先斷其是宜為君而後指其恤民之心屢變不復總是熟于順逆之法耳林註謂明年御說既立之後方聞而贊之則前是決其將來後是稱其見在筆意固不同也

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王者無敵于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于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為文明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塗盛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懲弔當即弔弔字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夫禹湯罪已其與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亾

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已名禮稱孤其庶幾于與既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御魚呂反說音悅臧孫達曰是宜為

君有恤民之心達哀伯也林註即文仲非

○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林齊桓之夫人三王姬其一也

○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

宮長萬公右歇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為卿○歇市專反宋人

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曾聽其得還曰始吾敬子今子魯

彭按叔姬疑為伯姬而歸于紀者

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

經已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無傳紀侯

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

寧且非大歸○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

其大夫仇牧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

林閔公捷卒○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子于蒙澤蒙澤宋地梁遇仇

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

西又殺之殺督不書立子游子游宋羣公子奔蕭公

子御說奔亳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南宮牛猛獲帥

師圍亳牛長萬之子○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

日卿大夫采邑之長日幸公邑之長日大夫以此年

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

蕭叔朝公附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以曹師伐

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猛獲奔

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

輦宋去陳二百六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萬之弑別無他謀只是恃勇中間批殺又殺正寫其多力然未甚明暢留于末段透寫起手卻從僕姑生博叙入爲萬生平極失意之事而乃公口頭嘲諷

中其所忌此氣矜人所不甘也似此伏脈真月移花影灰線草蛇不足以喻之矣

立意寫宋萬多力故凡立游圍毫殺牛立桓許多事都用簡括法幾筆點過獨留精神寫乘車輦革以與生博魯因相映成趣非左公好奇實主輕重章法固應爾耳 牧主用重筆督實用輕筆只一殺字亦不混寫也

以宋萬爲主猛獲陪客也今兩奔雙提皆醜總結似無輕重然乘車革皆寫萬之多力而安放兩頭包猛獲子中間則固始終着筆在萬矣此最用筆微而顯處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連三節為一篇前歐孫乃莊公之陪中
太宰乃仇牧之陪與宋段章法相配無
一筆偏枯也妙哉

祁子曰不可石祁子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

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宋衛本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

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

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

杏北杏齊地○杏戶猛反○林按衣裳之會一序齊于

者矣王風之什絕筆于莊王而僖王之立

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秋七月○冬公會

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

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

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

四傳似寂寥左氏非亦有不經意處蓋
于齊桓往往好用輕筆也詳見卮言圖

傳文十五年傳中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請師于周何等鄭重取成于宋何等章率前後對寫為斷業一矣

此夾叙法也本叙鄭厲入國謀貳從傳取引入原繁左氏好奇便叙入蛇妖一案令文字另換一番色澤然安在篇首即不見其妙妙在正叙事間忽然夾入篇法遂有橫雲斷嶺之奇

前段凡寫四妖字四人字後段凡寫兩二心四貳字以複為奇筆意亦兩兩相配也

連寫妖字有意取鬧厲突君之妖也瑕繁臣之妖也關照在有意無意之間

上三句就事而論下四句推進一層論理而學字虛亦常實反復相承極說得透

詞氣婉折意思而外實隱似乃父子角

七月荆入蔡入刺在文十五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于鄆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

會諸侯為文 ○鄆音緡又真旃二音 林衣裳之會二此諸侯會王臣之始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

示大順經書人傳言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諸侯總衆國之辭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 及大陵獲傅瑕

大陵鄭地傳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瑕鄭大夫

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

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

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間于

申繻曰猶有妖乎正義曰古山猶二字通用 對曰人之所忌其

氣醜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天始醜醜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

心不堅正林子儀在鄭常畏忌厲公之奪其國畏忌之氣醜足以致蛇妖之異是妖由畏忌太過之所

致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正義曰

棄常謂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常度也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

傅瑕貳言有二心于己補正 周有常刑既伏其罪

外字內字與外蛇內蛇相映此照應一定之法非穿鑿也。在有意無意間則用筆之輕耳。
 繁語凡兩層前一層泛說後一層切說。泛說又分兩意一反一正切說亦分兩意一說已往一說將來語語持矛刺盾又爽快又醜藉也。申繆及厲公語皆兩層音法未有不和配者。

王或菴曰貳一也。而或以貳為不貳。或以不貳為貳。循環反復五色迷離。不納則已耳。納矣而有二心。是所謂為舊君賊新君也。故原繁只反復論名君之貳。而于入又不念絕不置辨無可辨也。繁與襄彌同。以中軍敗王師。高已伏誅。原其能免乎死。不為屈矣。

此篇前叙後斷。單為荆人蔡作傳。故息侯之弄巧成拙。息媯之失身報怨。概不一論。而專罪蔡侯也。文固以旁雜為戒矣。
 蔡哀侯起。蔡哀侯結中間特提一筆。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是非以楚伐蔡。待以息伐蔡。亦非以息伐蔡。直以蔡伐蔡耳。兩遂字相映出。爾反爾一結直傳。

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

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

言。無納我。入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焉。對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

為宗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

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

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

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

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

○蔡哀侯為葬。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葬役在十年。繩。文王。譽也。說文作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食之具。以息媯歸生。

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

伐蔡。欲以說息媯。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

蔡耳。兩遂字相映出。爾反爾一結直傳。

嬉笑怒罵之神

唐錫胤曰欲得息媯遂滅息欲悅息媯遂伐蔡誰使楚子欲得息媯者蔡侯也然則誰使楚子人蔡者亦蔡侯也吾故曰遂滅息遂伐蔡兩相對妙不可言也
鍾伯敬曰相戲曰斬相譽曰繩古人用字其別

復字對上年冬會鄭說為宋伐鄭間之侵宋并下年宋故伐鄭傳皆連類而及事在而文因之矣

蔡哀侯乎

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經王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林衣裳之會三

齊桓公始霸

○夏夫人姜氏如齊

無傳夫人姜齊桓公姊妹父

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宋主兵故序齊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始為諸侯長

○秋諸侯為

宋伐郕

郕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郕

○鄭人閒之而侵宋

經卯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林齊楚爭鄭于是始

○秋荆伐鄭

林荆忠自蔡及冀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書會魯會之不書其

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于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林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林

○邾子克卒

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

為諸侯再同盟○林儀父卒邾子瑱立

按正義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或稱同以服異為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

非服異而稱同盟者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所道成九年三浦十五年成十七年柯陵六年歷行九六正義有說
正義曰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在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有桓進三歲班在衛上終于春秋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

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

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闕

別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

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

入曰夏月也就盈數焉數滿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

足言其不能早辟害按正義曰傳具載定叔事者服虔曰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

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故子

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遂以

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

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

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于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

自通于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

此段當以強鉏為主則而不殺罪必較輕于闕也今其登計出奔安知不援定叔為例乎文不于定叔收斂而特結強鉏意可想已

以兩賓陪一主主在中間賓在兩頭而略者竟略詳者極詳用筆變甚詳叙定叔正所以反觀強鉏也不知者疑為喧客奪主矣末句本接別強鉏却將定叔事插叙于中又可得行文斷續之法

此是晉開手第一節事甫受王命以一軍為侯便爾肆伐王臣以致卿士出奔禍及王室此雖子國因終陳末小人之尤而晉武之罪可勝誅乎惠王立而不能討也讀無衣之詩吾國不服責晉人而深為王之名器惜也已

子國事有案無斷然一請免而弗報一弗報而作亂平平寫去兩人曲直已了然在自此以叙為斷之法本節意不重子國而重在晉又從須見主之法

立在此年之末。正義曰：史記年表，惠王即位當魯莊十八年。杜以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非以立亦在此年也。

經甲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

政大臣請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齊人殲于遂。齊桓始霸，鄭既伐宋，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為文。殲于

廉。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疆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領，鳥納，昔答二反。

經乙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公追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于濟水之西。○林，魯始治戎。○秋，有蜚。蜚，

孤也。蓋以合沙射人為災。○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王之親羣后始

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林，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號公與晉。

獻公俱朝于周，皆賜玉五，鼓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為鼓，○鼓。

彭梅先居曰
討疑計

按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或如龜三足，生於南越，婦人多淫，故多靈。注：靈，氣也。生也。陸機詩：義曰：靈短也。一名射景，如龜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舍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偏身渡，或故為災。

此節前案後斷，看其前伏後應，字簡而意足。

非禮也。先虛斷一句，禮亦異數，解非禮之故，不以禮假人，又解異數之故，逐層

勸一作散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三

申說有法

只着一實字而禪胎了然

不言其來只從追字看出左氏解經最是着眼無字句處見其會心

然則人亦有賊其為災可勝道哉

此段連下篇讀從鬪緒引入闔敖只為鬪券作緣起耳

畔者殺逸者殺都遠為鬪券自殺作陪

兩尹之兩殺之亦小小自為片段處

音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應命字 應公侯 應皆字 天。下。事。部。從。通。角。情。上。壞。了。同。賜。是。借。人。禮。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

京師號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

禮故傳詳其質惠后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事不書不告質惠后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于此

並正其后稱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

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秋有螽為災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鬪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鬪緡楚

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

口城○那乃多反使闔敖尹之闔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

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

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闔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闔敖既不能守

城又游涌水而走○涌音勇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囚之以

伐楚

正義
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以其未入國畧
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
衛齊三國未勝然則為人勝者皆送其嫁女
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鄆是衛之東地蓋陳
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滕向衛至鄆聞
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且去其本職不
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

此段先叙後斷因叙近事追叙前事本
是兩開斷語却寫成一串筆力拘勁絕
人。

遂自別也兩兩相對于參差
中藏整齊無此即不免于渙矣
按正義宣十四年傳楚子闚宋殺申舟殺陳而
起屨及於室皇釵及於寢門之外則室皇近於
門外當是寢門闕也如此室皇不是寢前闕也且
此人生為大閹職掌守門明此是守門不充不夫
職也餘書無任室皇之名蓋唯楚有此病也

叙從近事轉出前事作陪斷從舊事仍
轉到近事作結用筆實主有法
只兩語而愛君二字寫得十分透足他
人正不知多少辭費耳
自納納君絕妙轉換兩刑字絕妙頂針
以串遞為對仗以對仗為回環筆法屢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

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
大大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
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
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

來○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在書姦○冬齊人宋人陳

人伐我西鄙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夫于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

陵縣有依然兵諫本領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閹黃蘧姓國今七陽縣敗黃

師于蹇陵蹇陵黃地○蹇在亦七略二反還及湫有疾南郡都縣東南有湫城

湫子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父室豈無他人國必以此人為主夕室地名亦自殺也

而葬于經皇經皇家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

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

莫大焉遂自別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犬伯楚弗納若今城門校尉

官○正義曰此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闈人鄭玄註

主王城十一門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闈為名大伯門

官之與前兩使尹之映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子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

變翻工卹得不獨步千古

此叙子頹事兩節宜合為一上半叙致亂之由用參差之筆下半叙亂之事用偶對之筆中間用總束之筆承上起下恰作轉捩子頹起子頹結章法既變化又整齊此等處世人所視為寂寥者殊自耽玩不厭也

上段兩取字一順一倒單句開寫一奪一收便雙句聯寫作亂綴于六人之下因字則冠于一人之上寫得字字變換不測下段五六大夫蘇子分頂上兩項竟以奉子頹伐王後周對說章法前散後整分之不覺其奇合之愈見其妙齒莽者未免交臂失之耳

他由六人而七人而五人而一人又由一人而忽然兩二千五百人裨官演義安得有此奇奇妙妙之文也

此叙鄭伯納王本末兩篇可分讀亦可合讀分讀則前篇先叙後議以和王起納王止鄭伯為主號公語只于結處一帶輕重有法後篇則兩叙兩斷以將王起惡王止亦鄭伯為主號公事各以對舉相形平側有法合讀則由和王而納王由納王而將王而享王而卒于惡王總以鄭伯為主徧舞樂備樂禍效尤遙

盡其忠愛所以興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子頹有寵

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薦國之圃以為

圃圃園也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

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

也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

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在周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

王石速士也故不不克出奔温温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冬立子頹無傳

○經二十二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大

災無傳來告以大故書天○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齊始治戎齊桓公

○傳二十二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執燕仲父燕仲父南

伐周故燕伯為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

于郟郟王所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

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號叔叔號公字曰

春火三傳 莊公

逢相對而響蓋即為鑿鑑之根櫟亦
伏虎牢之脈雖前交整片後支零星筆
墨各變而線索呼應首尾極靈所謂分
而為境合之成璧者于此益信也
前後總以鄭伯為主中間偏着魏公寡
人之願也一句東上通下跨節生枝嘗
愛史公會傳每于住處作掩逗之筆而
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尤為拍案叫絕不
知其筆法乃出于此熟玩左傳其亦不
必更讀史記已矣

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

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去盛而况敢

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

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號叔說作號公子林註遂以號公為號叔父

謬甚觀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註穀梁以祭叔即祭公益明

經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

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林鄭厲公卒子文公提立○秋七月戊戌夫人

姜氏薨無傳薨寢耐姑赴于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

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號相命也弭鄭地○弭

而爾鄭伯將王自闕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反及五大夫鄭伯享于闕西辟樂備關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

正義西辟插法○所以報處櫟○入鄭者意長厚也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鄭武公傳平

西偏也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原伯曰鄭伯效

故蕙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五月鄭厲公卒王

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五月鄭厲公卒王

巡號守事○示通子頹守于號國也天號公為王宮于珎珎號地子省方謂之巡也

此篇自作三節讀首節只完納王事宜
附前文之尾然曰晉命同仗便見事屬
一體曰鄭伯將王又見鄭獨功高而王
賜有厚薄此怨之所由生也起手全為
結處伏案次節以效尤斷樂備而結之
以鄭厲公卒末節以始惡斷于器而結
之以王歸自號本是對局然先叙效尤
而補叙始惡則必謂肇鑑在後與子晉
作伴而因是酒泉于前與虎牢作陪于
事則聯者斷之于文則斷者聯之化整
齊為參差復運參差為整齊後人亦知
類叙之法安得有此剪裁伸縮神妙不
測也哉前兩與之遙對做句法不變
後兩子之近對故句法倒轉小小處皆

之類
有意在。若以子鑑子爵分附虎牢。酒泉之後使只一層文字折作兩對格變而致亦濃。又論器則擊不如爵論地。則酒泉不如虎牢若將虎牢併叙于後。則始惡于王便費轉折故抽出在前。前縮皆有故也。前半以號作拖後半亦以號作煞皆相準而立章法妙甚。

項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子之。后王后也。聲帶而以鑑為節也。號公請器于子之。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之爵。爵，飲。鄭伯由是始惡于王。為僖二十四年鄭執未卒前事。正義以鄭伯為厲公子文公當稱。冬王歸。鄭子後以狄伐鄭篇乃鄭文追修父怨耳。白號。傳言王。之偏也。經。已。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易稱赦過宥罪。書稱膏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買達以為文姜有罪。故赦而後。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葬以說臣子也。鑿矣。

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冬。公如齊納幣。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辭曰。羈旅之臣。旅客也。幸而得政者也。註云。陳完有禮于齊。子孫家讀。此篇叙陳完事。分兩截。上截即小見大。以仁義斷結。直作一首。列傳讀下截。原始要終。以始入得政。斷結直作一首。世家讀。辭卿而為工正。固不料其後之並正卿。而得政者也。註云。陳完有禮于齊。子孫

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冬。公如齊納幣。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辭曰。羈旅之臣。旅客也。幸而得政者也。註云。陳完有禮于齊。子孫

德協于上。兩截一綫。眼光直注春秋之末。不特一篇之首尾呼應而已。上截一辭為卿一辭夜飲是兩對格。下截一子于妻一筮于少亦兩對格。而平創詳略各不同。單看上截自成章法。為卿飲酒對領兩辭曰兩不敢對叙一詩云一君子曰對收而一則自作分疏。一則旁人稱贊雙起單收手法不測。

以君子作斷。可見上文已結。此下分明。另作排場。史家往往因叙一事。特綜其顛末而通論之。其法大都本此也。

分看。下截亦自成章法。起處既叙其初。妻又追其初。生結處既叙其始。大并記其得政首尾。一逆一順。與上半篇另一結構。此左氏之變格也已。初以後。以正應五世八世。可見首尾本屬一片。却嫌篇法寂寥。重又夾叙少時占易一事。反復復添出許多話頭。而又恰作前占註脚。使文情濃至。奈何概以浮夸目之。

若獲宥及于寬政。

宥。赦也。即指下赦免而言。林註幸陳君赦宥及于齊國寬大之政。

非赦其不闕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

弛。去離也。君

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敢不。請以死

告以死。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使為

工正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

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

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吉之曰。

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上。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五父。陳佗也。殺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先虛說一遍再實說一遍虛說用總挈實說用分疏解占文字莫詳于此古焦之致觸手而來亦左氏得意處

實解凡五節上二節解爻辭用應下二節解占斷用述末節另換筆調却仍用乎字成章法與提句相應蓋變而整也

此句解得特妙左氏占易引詩往往苦其辭費似此輕雋之筆何嫌于多

常疑左氏占斷大概看了後事附會其說不然無此奇驗者如此處五世八世一毫不差是也至田齊之局在春秋以後便不能明判亦見其詳矣有疑左氏為戰國時人者即當以此言解之

緊接陳衰其昌句應起雙結人知其詳不知其簡非此老潔收不住矣

唐錫周曰文章要成家數此篇純以韻語結成異彩襯出一個風流儒雅公子

段辭為卿一段辭夜飲一段寫敬仲不可及處兩辭曰句作一鎖說氏卜之一

段陳侯筮之一段寫敬仲不可量處兩是謂字作一鎖

王或菴曰叙敬仲却以敬仲之得孫為

賓于王

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

其代陳有國乎

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

孫光遠而自他

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

為天子土上山也

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

材而照之以天光

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居土上照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朝王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用賓于王

良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猶有

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因觀文以傳占故言猶有觀風

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

若在異國必姜姓也

姜大嶽之後也

姜姓之先為堯四山嶽則配天物莫

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

之大功故知陳必衰

補正曰及陳之初亾也

陳桓子始大于齊

桓子敬仲五其後亾也

滅成子得政

成子陳常也敬仲入世孫陳完有禮于

其終始十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

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

其序辭也。暗射其子孫而已矣。序仁義也。反映其子孫而已矣。序懿氏之古。周史之罪也。明証其子孫而已矣。讀者汗目。結尾四語。自不爲古人所眩耳。

正義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然則言內臣不得外交。必是畿內之國。畿內之國。非唯齊耳。傳不言爲。祭公來聘。杜言爲祭公來聘者。但祭公與齊。祭公之文。必是齊人。齊人是祭公之齊。祭公或爲祭公之齊。故以爲祭公來聘。天子內臣。不得外交。諸侯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也。

來聘

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則可。滅會十。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于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祭叔來聘。穀梁無傳。

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公至自齊。無傳。荆人來聘。無傳。不使某。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林此僭朝于方。嶽之禮。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

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熒陽卷縣西北。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刺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諸侯有王。從王。王有巡守。省四。以大習之。大習會。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于。書而不。後。嗣何觀。

榮本
作榮

一篇正大文字。禮字起。法字結。中分兩層。前一層就事說會。朝分征伐。合後一層就人說王侯分君字。合相承說落都。在賓位中。鋪排只將不舉輕輕轉出。不。法主位收住。通體無一閑字。無一寬詞。而承轉起結。不明着一筆。呼應乃又一格也。長句以來。刺已肉。後而侃侃若此。辨免子鄙矣。

莊公

只將去字謀字一倒而其事已了用筆最為輕捷此節合後二段都用輕捷

之筆總見心毒而手辣處

兩謀字用筆甚深蓋與羣公子謀者即所以謀羣公子者也而羣公子殊夢夢也哀哉

○晉桓莊之族偪

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

獻公患之士為

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士為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

公

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以罪狀誣

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為得因而聞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確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宮之楹

經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

○夏公如齊逆女

無傳親逆禮也

○秋

公至自齊

無傳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

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朝廟者為覲用幣也書不書至者執例曰在公顧則脣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孟任俱反而黑入徑所以不至禮書也

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贊俱見

○大水

無傳

○冬我侵曹

無傳

○曹羈出奔陳

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歸于曹

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為戎

所納故

○郭公

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曰歸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

氏故不采用

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也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

并非丹楹御孫諫故言皆

皆字併上丹楹總觀此益知凡隔年分節之非矣

泛論一遍切說一遍只須分合順逆反
正相承而意已足

用

經并書大夫傳單點宗婦以經意本為
重宗婦用幣也此便是認題之法
整對而有參差特着不過二字側在宗
婦一邊下只渾論同贊之非而意自了
然矣妙筆

俞寧世曰莊公制于文姜娶齊女以薦
宗廟丹刻以誇之用幣以隆之無人心
矣御孫斥之曰大惡指之曰無別而忘
彭生之仇廢慶父之類俱在言外極隱

兩語乃不可是一個人聲口筆器

此節只是過渡文字一句承上一句起
下用筆最簡捷
天下事能除已然而不能防未然蓋群
公子去而六卿來矣作法于涼何以示
後蓋士為用而二五效尤矣

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林司馬公訓儉

文引此言儉者上下共行之禮而後漢翟翊輔
疏引此作恭按對大字作共行解為長先君有

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柄為共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小者

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音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

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

乃不可乎

○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

莊之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女

音汝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

林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伐鼓也用牲以祭 ○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

社傳例曰非常也 ○冬公子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日亦非常也

宣十七年傳冬公弟叔所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補正以杜註為非非常者謂不用幣而用牲鼓不于朝而于社是也又曰雍正月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此恐誤則失之矣蓋此條合下條乃兩兩對舉之文下條有斷語而此條獨缺不成章法又兩段義亦互見天災有幣無牲

可以並解上條用牲之夫非肯不鼓何以發上條鼓社之非乎 兩非常對說不當作兩解註可商也

凡字與上唯字作對舉文法天災句併上條在內見其同其肯句又畫上條在外見其異兩對文字必如此洗發乃得分明又得融貫耳

兩盡殺字特寫果報與世人看

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于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于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林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

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

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月

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日有食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

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于正陽之月則諸

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秋大

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凡天災有幣無

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之責不鼓青猶災也

皆陰陽逆順之事賢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引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

聖所重故特鼓之兩用謀字此則直使殺之耳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

聚晉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夏公至自伐戎無

此條與上條非互舉也

文七年傳夏四月宋公平昭公將居平公于
與豫曰不可云不睦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
稱名象也且言非其罪也

一筆寫出他高枕無憂勝算水應前君
必無患作結束也筆法簡潔之至而文
情文致特甚濃厚亦奇矣哉

逆寫兩筆遠為夏陽伏爪矣

○曹殺其大夫

無傳不稱名非其
罪例在文七年

○秋公會宋人齊

人伐徐

無傳宋序
齊上主兵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為大司空

大司空
卿官
夏士蒍為城

絳以深其宮

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
林史記是年晉始都絳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為傳明年晉將伐虢
張本此年經傳各自

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
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甲寅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女
洮魯地洮

他刀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林衣裳之會五齊初
主盟于是書公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
陳大

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
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識穀梁曰子既死
父不忍稱其名臣既
死君不忍稱其名

○冬杞伯姬來

傳例曰
歸寧

○莒慶

來逆叔姬

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
自為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

○杞伯來

無傳杞稱伯者
蓋為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無傳城濮衛
地將討衛也

音十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
之事

宣五年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
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按叔是字

丁在上卿在下諸侯居中此提應賓
之最明而整者

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諸侯非民事不舉卿以宣布德義非君命不越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言一人之私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

來出曰來歸歸不反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承前兩伐晉來

○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

只論其人不論其事而事之是非已見
僞甚輕甚
以夫人陪文又以出陪歸寧明整之筆
第一層論號已透下又聊說用兩夫字
起調作開省之筆乃是諷晉賦先治已

後治人之意不可不雨而後正相映處
却仍以號弟畜也夜注便無痕迹用筆
坡為深穩也

不曰亟戰將以而曰將飢乃是又轉出
一層與禦我誰與不覆此另一應法

何其遲也晉文勤王而後錫命齊桓賜
命而後伐衛此等處真覺後來居上

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

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號弗畜也亟戰將

饑言號不畜義讓而力戰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名伯廖王卿士且請伐衛

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夏四

王命取賂連寫妙王命適為取賂地耳齊桓霸業甚不足觀當時何赫赫也

此篇叙晉立奚齊緣起以驪姬為主二五為輔故中間特用兩筆提明凡二五兩番懲憊皆以使字貫下并晉侯之使亦隱隱都寫在驪姬事裏至末一氣趕

出二五卒與驪姬語羣公子而立奚齊譬如高峰墜石筆力千鈞未句非結三五正結驪姬見此稱之為此入用也而醜藉無窮矣

前略字從主轉出輔後卒與從輔抱到前一順一逆章法如環通篇大旨有開手第一筆即與提出者有第二筆方與提出者如此文要寫驪姬欲立其子却須先與說明來歷蓋正叙之前有原叙也看其筆筆為後文伏案處真有輕雲籠月之奇後文說羣公子二姬之子許多子字却先着無子一筆最是行文襯托妙法前略平寫五個生字中間頻頻寫三個無主兩個

月丁未邾子貜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林會諸侯○冬築郿郿魯下邑

築○大無麥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臧孫辰告糴于

齊臧孫辰魯大夫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

賂而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烝于齊姜齊姜武生

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一女子于戎大戎狐姬生

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

而言子乃其姓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

豐縣其君姬姓其晉男也納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五在閭

闈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使言于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

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

主字又三個居字太子申生重耳夷吾
說上兩過又總一筆群公子未後單結
一筆二姬之子在絳是為盡龍點睛

无影曰杜莊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行事
何由見未決意恐未為得此是二五說全主更進
一步說去之語當添入字看言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
云且莊尼伐將使人皆曰狄之慶莫若晉為都晉
之啓主不亦宜乎是莊尼之最大者承上文最妙切
又按為既說莊尼伐至是二五有更說此美亦通
起將數人散敘置此處一併結束後
來大家不出此法

敘事以繁縟為工斷語却只三字又出
自旁觀輕薄之口尚妙極矣
按傳二十四年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
君在矣羣公子言他四公子

此傳荆伐鄭諸侯救鄭事却從子元狠
義叙入篇中為得伐不成伐救不成救
并被兵者亦忽暇忽擾大家草草而其
故只在起手一行也妙哉以子元為
主寫他乘輿而來與盡而返游戲三昧
全是心頭有事真入神之筆
盡字下得奇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此蠱字之義

元影指十六年楚文王伐鄭為不禮也今子元曰我三
惡辭乃伐鄭蓋以前年未得志故

按緇廣云二叙天文郭璞云詭帛全幅長父
旃帛續旆末為燕尾者

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狄之
伐功也高世精神

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主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

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
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宜牛何切與都叶
乎非韻也然據此可正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

後人雙聲之戒之拘是二筆寫出精神無此句則

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唯二姬之
子在絳二五卒與驅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

之二五耦二指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墜傷晉室若此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也子元

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夫人聞之泣曰先

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

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曰未亾

君用樂之便有此等通風走調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子元曰婦人不

忌讒讎我反忌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枯

柝之門枯柝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鬪御疆鬪梧耿

之不比為旃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旃以居前鬪班王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長

鄭人甚然只是大家游戲耳。輕叙有法。不必記其何言想見一時絕倒。

楚幕丁鳥乃止。此不是結鄭。正是從鄭一邊照出。予元歸心如箭也。似此寫盡字全在無字句處。叫後人何從臨摹。

只三四語而實主順逆有法。然不如此。

孫游王孫喜殿

三子在後為反響

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

純門

鄭外郭門也達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

門

焉

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

諸

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

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

謀告

曰楚幕有鳥乃止

謀開也

○冬饑賊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傳言

餓傳又先書饑在菜

郟止者說始糴經在下須

得糴嫌或諱饑故曰禮

○築郟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

築非例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

○夏鄭人侵許

傳例曰無鐘鼓日侵

○秋有蜚

傳例曰為災

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

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與作傳皆重云將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

縣諸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

經無作享蓋闕

凡馬日

簡老以兩日中解時字為後人換意不換字法

按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釋例曰春秋分高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坳野秋分農功始蒞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

以輕解奠不唯明其義兼寫其神矣

四句平說以首句獨變為法

四節事不類而皆以發凡起例亦筆墨一時氣類也

正義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也

中而日出中而人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

輕曰襲掩其不備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

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

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樹

板幹而與作○裁才代反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矣樊其采地皮名

經丁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

降鄆故設備○秋七月齊人降鄆無傳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

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附降○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

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無傳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附降作降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歸文夫人○關射師諫

則執而梏之此諺所謂作死者○射師關廉也足曰梏○秋申公闞班殺

子元申楚縣楚替號○闞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此仕已之所

紆楚國之難闞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滅舒緩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

謀難燕國今薊縣

此公出手便可人虛寫法言節而意該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四

月薛伯卒無傳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

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林魯地○冬不雨無傳不書早不

信三年為災例在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

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中國則夷狄

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按信三年傳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書旱不為災也

提句只重獻王以見來獻之非耳添入中國一層以對四夷句則兩意雙獻便成上例下齊謂法變教言無一率筆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齊善宋之請見

名通者則不繫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

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

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飲酖直陰反八月癸亥公

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邢縣杜此狄入伐之始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有神聲以接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莘號地惠王問諸內史

私家之盛亦此公為之備也

會于大丘傳兩請字安在一邊作重疊之筆此兩邊相對作回環之筆自爾小別

此上下截對格上論降神下論聽神都以將與將凶賓主對說而聞號請命于上截之末先為下截作提又似中紐格然上截拖下聽神下截却又拖上德字又是首尾回環格重規疊矩章法極整齊而變化不測也

上下以兩德字為眼目而前以德字起後以德字結一順一逆恰作兩頭呼應所謂分而為二合而一者于此益信

神字寫得着實不同影響之談
兩截住得簡勁句法亦相準而立

神字寫得着實不同影響之談
兩截住得簡勁句法亦相準而立

此篇作四段讀首段叙子般所由生女
段叙葬所以賊般之山三段叙共仲所

以使學賊般之由末段正叙賊般事前
面許多曲折後只以一筆結煞筆力簡
勁章法緊嚴與聲賦隱篇格律正同
起從黨氏叙入結處連點兩黨氏首尾
照應此關聯所以為風始也作者之垂
戒微矣

賊般立問事以共仲為主中間却不正
叙只于叔牙及公口中連點兩慶父材

先脾玉用蒼服上
青以此類祭之
神求賜土
田之命
反曰號必凶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

號公使祝應宗區史罵享焉神賜之土田
史應區罵皆名
史罵曰號其凶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于民
改順
將凶聽于神
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
唯德
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是與

初公築臺臨黨氏
黨氏魯大夫築臺不見孟任從
書不告廟○黨音掌

之闕
孟任黨氏女
而以夫人言許之
許以為夫人
補正云公語立

為夫人而孟任
許公也較明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雩講于梁氏女
公子觀之
雩祭天也講肆也梁氏魯大夫女
國人掌

自牆外與之戲
國人掌養馬者以慢
子般怒使鞭之
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葢于稷門

葢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椽反覆
門上補正曰當從劉鉉之說正義謂車葢輕而帆
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能使之
高則其人為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從武帝上甘泉天
大風雨車不得行解葢授桀桀奉葢
雖風常屬車雨下葢輒御事亦類此
公疾問後于叔

句其意已十分透足最是以虛運實妙
法。中段叙成季于公曰慶父材下絕不正
言其非竟去將君命行事于鍼季醜之
下亦不明言其故只叫他飲此便能寫
得智深勇沈既剛正又機警為後輔魯
張本神理皆在無字句處妙甚
叔孫成季于此皆屬實故立叔孫氏成
季奔陳都用帶結輕重有剪裁

兩段中公失言者再前不可賴是以生
圍人之心後慶父材又足以生兩人之
心蓋言不可不慎也剛斷其難乎

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

般帶伏此弟故欲立般共仲孟孫同母兄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

命命儔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使鍼季醜之

以畫酒飲之則死巫氏魯大夫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

無後飲之歸及遠泉而卒立叔孫氏達泉魯地不以

世其罪誅故得立後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即喪位次舍也補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犇

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立閔公

閔公莊公庶子
于是年八歲

春秋左傳卷三

莊公

三

